



泥咕咕丛书

河洛

HELUOHUN

魂

童浩原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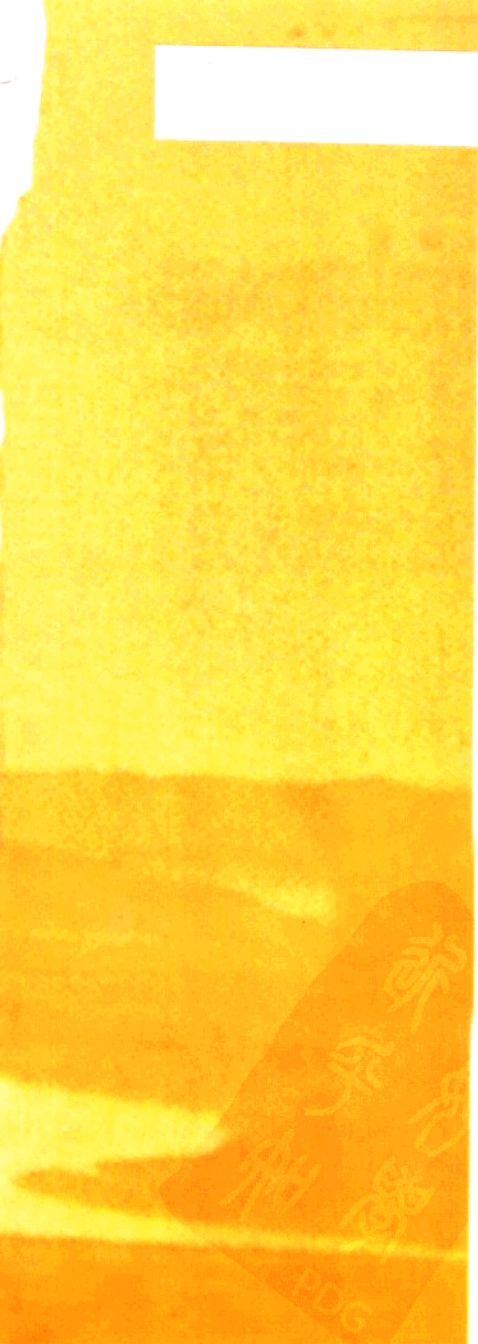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河洛魂

童浩原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泥咕咕丛书

河洛魂

童浩原著 责任编辑 曲哲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12 字数 266000

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7-80623-089-0/I·63

定价 18.6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内 容 提 要

长篇小说《河洛魂》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为背景,围绕农民办企业展开故事。面临国家宏观调控,银根紧缩,资金奇缺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,新一代农民企业家林玉宝不屈不挠,克服重重困难,终于办起了石墨电极厂和铝厂。

小说共分三部。第一部写了围绕筹办石墨电极厂前前后后一系列社会矛盾冲突,体现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。第二部围绕林玉宝家庭矛盾,特别是围绕林玉宝母亲方巧梅之死,林四宝的婚姻展开矛盾冲突,真实地刻画了林玉宝复杂的人物性格。第三部主要描写村办铝厂面临资金奇缺的情况下,千方百计度难关,投资一亿三千万元,终于成功的故事。

作品生活气息浓郁,情节跌宕起伏,刻画细腻,描写生动。塑造了林玉宝、林二宝、林三宝、林四宝、林小宝、林松枫、方巧梅、黄粉菊、肖佳、杨建珍、慎文亮、何向民等一系列典型形象,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审美价值。



作者介绍

童浩原，本名雷衡山。一九五〇年生，大专毕业，河南省巩义市北山口镇常庄村人。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。当过教师、工人、厂宣传干事、文化局剧目创作员，现任巩义市文联作协主席、《伊洛潮》杂志副主编。一九七七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一百多万字，并在市、省、国家多次获奖。《河洛魂》系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

序

马其德

作书难，写序亦难。难就难在既要了解作者，又要把握好作品。作序本来该请些大名家来写的。偏偏童浩原先生别出心裁，非让我来写，等于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。盛情难却，只好硬着头皮为之了。

我和童浩原是老朋友了。初识在巩义市浮戏山风景区小龙池，后于一九九〇年八月在新郑郊县笔会上相互加深了印象。那次笔会，与会者四十多人，选稿时，唯独选上了他的小说《竹叶》，在笔会上产生了不小的轰动。我们俩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喜欢早起。每日清早五点钟，厮跟着到附近的莲池边散步。正值莲花盛开季节，叶绿花红，水秀蛙鸣，风景委实迷人。我们一起谈文学，谈人生，几乎无话不谈，结果成了好朋友。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：为人真诚厚道，创作态度严肃，文学功底扎实，生活积累丰富，艺术感悟能力颇强。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肯定会硕果累累。

果然不负众望。继一九九五年十月尖山笔会上完成两部中篇小说后，又推出了长篇小说《河洛魂》。无疑，这是他的一部力



作。

巩义地处河洛之间，古文化积淀十分厚实，可谓源远流长。唐代著名大诗人杜甫就诞生在巩义。伏羲八卦台，嫦娥奔月，女娲炼石补天处，北魏大力山石窟寺皆在巩义。近代文化艺术名人谢瑞阶、陈天然、常香玉、柯岗等均系巩义人。巩义可谓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

童浩原是巩义市文联作协主席、《伊洛潮》文学杂志副主编。一九八八年之后一直主持作协工作。在他的组织和带领下，最近几年巩义作者勤奋创作，成绩突出，接连推出三部长篇，还有几部中篇即将问世，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。巩军崛起东征北征，巩义文学现象的形成，的确令人感到高兴。

在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中，巩义也是河南的排头兵，是百强县市之一。改革呼唤文学，改革呼唤作家。贴近生活，反映生活，弘扬主旋律，讴歌现代化，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茬作家的神圣使命。童浩原先生目光敏锐，一头扎进火热的生活之中，体验生活，执著追求，脚踏实地，不骄不躁。长篇小说《河洛魂》从一九八九年便开始积累生活，历时七年之久，厚积薄发，一矢中的，实乃可喜可贺。

长篇小说《河洛魂》共二十七万字。作者紧紧抓住时代的主旋律，以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为背景，着意反映乡镇企业在商品经济大潮中，一代新型的农民企业家林玉宝一家的悲欢离合。在尖锐的社会矛盾、家庭矛盾的冲突中，真实地再现了林玉宝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。勾勒出了林松枫、方巧梅、黄粉菊、林宝月、林二宝、林三宝、林四宝、林小宝、李秀红、杨建珍、肖佳、慎文亮、何向民等一群鲜活的人物形象。



《河洛魂》共分三大部分。第一部分围绕筹办石墨电极厂展开故事。林玉宝根据市场变化，摸到一个十分准确的信息，国际国内市场石墨电极走俏，打算办厂，可是资金奇缺，无人担保。林玉宝费尽周折，终使资金到位。在建厂中，周围老百姓不理解，千方百计刁难。厂子建成后，班子成员产生内讧，一大批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在个别人的唆使下，到厂里聚众闹事，打砸抢。在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中，作者成功地刻画了林玉宝不畏艰辛、坚韧不拔、大智大勇的艺术形象。

第二部分，作者围绕林家的家庭矛盾展开冲突。母子之间、兄弟之间、兄妹之间、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，把林玉宝这一艺术形象做了进一步的深化。体现了林玉宝的母子情、父子情、兄弟姊妹情、夫妻情、同学情、朋友情、乡亲情。塑造了林玉宝无私无畏、刚强自信、丰富多彩、血肉丰满的独特个性。

第三部分围绕邓小平“南巡”讲话之后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，企业再上新台阶，再创新的辉煌。林玉宝高瞻远瞩，考察市场把握机遇，决定投资一亿三千万元，筹建铝厂。正当铝厂如火如荼拉开基建序幕之际，全国银根抽紧，实行宏观调控，无疑把这一特殊的矛盾摆在年轻的企业家面前。怎么办？究竟怎么办？是上还是下？是进还是退？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，林玉宝果断地做出：不上则下，上！不进则退，进！历尽千难万苦，终于建成了现代化的大型企业。

《河洛魂》两次写了主人公林玉宝下跪。第一次为了筹建石墨电极厂，在冰天雪地里跪在邻村支书脚下。第二次为了筹集资金，确保铝厂基建施工，跪在一个年轻的女处长脚下。同时写出了主人公一次醉酒，几次痛哭。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程



度淋漓尽致地展示在读者面前，人物形象跃然纸上，呼之欲出，让人如临其境，如闻其声，感人肺腑，产生强烈的艺术共鸣。《河洛魂》背景广阔，人物众多。作者从大处着眼，从小处着手。构思独特，文笔细腻，语言朴实生动，生活气息浓郁。情节一波三折，跌宕有致，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审美价值。

当然，作品也存在有不足之处。例如，作者可能受到真人真事的局限，对主人公爱情方面的冲突不敢进一步开掘，以致使林玉宝这一形象没有达到至善至美，确实有些遗憾。再者，写法还有些拘谨，缺乏更为大胆的尝试。即便如此，《河洛魂》仍不失之为一部好作品。

一九九七年三月



人物表

林玉宝	三十九岁，某公司总经理
林二宝	三十二岁，某公司副总经理
林三宝	砖厂厂长
林四宝	汽车司机
林小宝	某厂供应部部长
黄粉菊	林玉宝妻
林松枫	林玉宝的父亲，六十岁
林宝月	玉宝妹，电极厂饭店经理
方巧梅	玉宝母亲，五十多岁
肖 佳	林四宝妻
李秀红	二宝妻
常留柱	冰晶石厂厂长
陈永山	副总经理
云 龙	大学生，厂部秘书
何向民	副总经理
寇怀安	支书
慎文亮	村长



上 篇

——

瞎！好大的雾。

林玉宝一拉开门栓，立马就被大雾噎住了。雾也不客气地往窑洞里挤。那雾好像有意和人作对似的，漫山遍野地压下来，压在这小小窄窄的不落沟里，空气被驱使浓缩得很低，而后败阵告饶匆匆逃遁。

雾往低处流，粘粘稠稠，蔫蔫呼呼的，缠绕在柿树、柏树、枸树上，一匝又一匝，一层又一层，甩不离，吹不掉，躲也躲不及。连枯萎的风筝草，趴在地下的白茅草也不放过，沾染上一层，冷风一吹，便结上一层霜花，白乎乎的，扯着长长的睫毛，扑扇扇抖动，极不情愿而无可奈何地低吟，千树万树梨花开了。林玉宝迟疑一下：“这天！”自言自语地嘟噜了一声，穿上破棉衣，腰带胡乱扎了一下，把火车头帽耳放下，用锤把挑着箩头，



看看坐垫儿、板凳、干粮袋子在里面放着，这才掩上门，给妻子黄粉菊说“走了”，不等搭腔，便一头扎进雾海里。

他是趟着雾气走下沟底的。雾很大，五尺开外，能见度极差，什么都被淹没了。他在这里生活了三十余年，一万多个日日夜夜，对这里的沟沟坎坎、河河汉汉、草草木木，是再熟悉不过了，不需要多想，只凭感觉他便知道走到哪一段了。这红砂河小媳妇般淙淙流水，被大自然强暴了的妙龄少女，浅浅低低，羞羞答答，委委屈屈，诉说着自己的不幸。不落沟这兔不拉屎的鬼地方，坑坑凹凹高高低低的山梁，是那样丑陋，让他从心里感到厌恶。只有那被山梁肢解了的天空，时不时会飘过一块云彩，飞过几只鹞鹰，才能使他略感快意。村口，那哗哗流淌的汜水河，那一块块巨石搭就的石凳桥，才给人一种情趣。如今，那点滴景致早被这层雾给淹没了。这阵子，他来到汜河边，河畔的蒿草、砂砾、鹅卵石，全都染上了一层层白。河风料峭，吹着哨儿，拧着劲儿往身上钻，仿佛钻进骨头缝里，冷，彻骨地冷。林玉宝瞅着石凳桥，试探着，看是否牢靠，一点一点，身子歪歪仄仄，保持着平衡。紧过巨石慢过桥，眼看就过去了，脚下滑了一下，“哗——”一声，掉进水里，冰凌破裂着，立马，一股凉气从脚上袭来，冷得打了个哆嗦，他骂了一句娘，拖着湿湿漉漉的脚，吱儿一下，吱儿一下，河畔上立马印上一串浅浅深深的脚印儿。本来他是可以返回去换鞋的，一想到妻子那副冰冷的面孔，少不了还得受奚落，这种念头一闪当即也就消失了，心一横，挑着箩头，歪歪扭扭深一脚浅一脚朝对面的红石山摸去。

郑洛公路上的车辆稠起来，远远近近地鸣着喇叭，闪着车灯，鬼火样，战战兢兢朝前蠕动。雾幔倏忽被撕破，瞬间，便又



合拢了。无边无际的雾沿着沟壑，顺着河床，溜着山根，缓缓流动，白毛风刮着，撕心裂肺。水、冰渣渣不时从崖上跌落，喳一下，喳一下，似乎专门开着玩笑。

林玉宝打着寒颤，不多会儿，裤脚、鞋上便冻了冰，哗啦啦响，他骂了一声倒霉，便倚着山崖想驱驱寒气，从近处地里拖了一捆玉黍秆，掏出一盒火柴，试探着，嚓一下，嚓一下，山风太硬，太尖，一连划了几根才算点着，又顺手从石崖下一摸，摸出一双破布鞋，那是专门砸石头用的。把棉鞋袜子轻轻脱下，两脚几乎冻僵了，他在火上烤了烤，赶紧穿上布鞋，这才稍微好受些。腿脚还是湿的，他往上挽了挽，继续烤火。“妈的，这日子真他妈的不是人过的！”他骂着，望着玉蜀黍秆升起的红红的火苗，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山崖，猛然一激灵，陡然想起上面便是寒山寨了，极出名的，心里的火“噌”声也被点燃了。

据姥姥说，这红石山上便是四十五里寒山寨了，距老城四十五里，贼冷贼冷。从前犯人发配虎牢关，经过此地，翻穿皮袄，手捧火炉，骑快马猛加鞭，速度快的，便侥幸过去了，稍微慢的就活活冻死在寒山寨下，客死他乡，成了千古冤魂。今日的寒山寨，依然令人不寒而栗，望而生畏。一九七三年，林玉宝高中毕业了，他怀着激情返回到农村，干生产队长，干团支部书记，后来参加修建孝大铁路，领着一帮子年轻人专啃硬骨头，提前三个月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任务。工程指挥部领导看他是棵苗子，竭力向上级推荐，林玉宝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，纳了新，成了一名共产党员，后来担任大队副支部书记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正值青云直上之际，揭批查开始了，他被当做清查对象。不过，不吃盐不发渴，他心里倒也坦然，查吧，我又没打砸抢，又



不属帮派体系，查个水落石出，黑籽红瓢，我才不怕呢，我这个党员、副支部书记，是在孝大铁路拼死拼活换来的，莫非大干社会主义也有错了？

谁知，村里有些人不这样想。笑人贫，忌人有，嫌他荣升得太快了。借此机会，有意把他当角刺人物来整，想把他整下去，整个灰溜溜的，永远难以在金泉村抬起头来。想到这儿，心中就来气，索性搬块红石头，双脚夹住，狠劲儿砸起来，以发泄心中的不快，“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——”这单纯的响声冲破雾障，撞在红石山上，形成了巨大的回声：“啪，啪，啪……”

“哟，谁呀，这么早？”一个脆生生的声音，声音好熟，甬看，就知道是谁来了。他装作没听见，依然砸石头，“啪，啪，啪，”红砂石顷刻在锤下砸碎，化为基石。

“哟，好大的架子，装聋卖哑的。”一条红头巾透过雾幔，旋即露出一张生动漂亮的鹅蛋脸：“玉宝，你升官了，还是发财了，连同学也不搭理了？”

林玉宝这才停住锤，抬起头打量起老同学，满脸不耐烦：“程妙琴，你是取笑我还是挖苦我，见我倒霉了，也落井下石，看我的笑话不成？”

程妙琴不笑了，急忙辩解：“看你说的，我是那号人么？别把人看扁了。”说着，便蹲下去，立马，如同发现新大陆似地尖叫起来，“咋回事，和河龙王漂劲了？”

“唉！”林玉宝叹息一声，苦笑道：“失脚了，龙王爷也抢先发难了，有意捉弄我。”

程妙琴说：“那也不回去换换裤子，换双棉鞋，不要命了？时间久了，脚还不冻坏，可不敢要二百五了，死憋子。”



林玉宝说：“不碍事的，我哪能那么娇气。不像你，我的大姐姐。”

程妙琴不再言声，见火将熄，俯下身子“噗噗”吹了两下，立马，火便“呼”声又燃旺了。程妙琴又去附近抱了一抱柴草，边加柴草，边拿住玉宝的鞋、袜来烤。

“别，别。”玉宝不好意思了，忙加制止。

已经晚了，程妙琴边烤边说：“咋啦，老同学信不过，怕给你的鞋袜烤糊？”

林玉宝便不做声了。心里说，臭袜子臭鞋让一个女人家去烤，怪呛人的，也真不好意思，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暖流。这才又细致地打量起程妙琴，见她穿一件枣红灯芯绒上衣，一条黑凡尔丁裤子，黑条绒棉鞋，自做的，倒也有几分时髦。

本来，程妙琴相貌就不丑，略一拾掇，果真有些水灵。见她挎一个竹篮子，上面盖条花毛巾，这才忍不住问道：“你起这么早干啥去？”

程妙琴说：“行人情哩，婆婆过生日，俺那口子又不在家，路程远，又是山路，只好起个早儿。”

林玉宝“噢”了一声，说：“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当今社会还真不多见。”

程妙琴说：“承蒙夸奖，担当不起，不过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谁不生儿育女？对老人嘛，都该孝顺一些。”

话儿讲得通情达理，林玉宝肃然起敬了，心想，土隔三日当刮目相看，委实想不到，程妙琴还有这样的心底，心里陡然酸楚一阵，咋也觉得不是滋味儿。忍不住又想起自己的妻子黄粉菊来，论人品，倒也不差，只是人有些抠索，婆媳之间、姑嫂、叔



嫂之间的相处少不了有些磕磕碰碰。尤其是自己跌了跟头之后，埋怨情绪极浓，这方面委实使他窝火。妇人之见，头发长见识短，男人在外面作难受气，一旦回家又多需要给予温暖，给予安慰，可是……这方面，唉，难尽人意，可能是自己对妻子太苛刻了，也可能不是，这娘儿们！他心里乱糟糟的，一时咋也理不清头绪，谁是谁非，连他自己也难以辨明了。

程妙琴说：“你那事咋说了，有结论没有？”

林玉宝说：“还挂着，副支书干不成了，党籍还算保住了。”

程妙琴说：“这就好，留得青山在，还愁没柴烧？群众的眼里，还不就是那回事，来时一阵风，走时一阵空。这些你也甭往心里放。别说咱这小小的老百姓，国家领导人面子不比咱大，运动来了，不也是搞得灰溜溜的。”

“说的倒也是。”林玉宝点点头，心里对程妙琴还是感激的，到底是老同学，到底是高中生，不像妻子那样动不动就埋三怨四的。同样一句话，放在异性口里，说出来便有一种魅力，很对路子，极合自己的口味，尽管是些不痛不痒的话。看来，每个人都需要安慰，需要哄一哄，尽管那话不起多大作用，但是人人都愿意去听。

“那我就走了，你多保重，啥也别往心里去，外人说话，全当耳旁风，胡放屁。”

逗得他“噗嗤”笑了。

程妙琴蓦然回首，丢下一个甜甜的微笑，很狐，很妩媚，一招手，说声“拜拜”，便往山路上走了。

林玉宝心里一阵躁动，把手里的锤高高抡起，立马，石头又乒乒啪啪欢叫起来。



二

春天脖子短，眨眼就跌进三月。三月好春光，杏花、桃花、梨花、油菜花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，一夜之间热热闹闹覆盖了漫山遍野，炫耀出一地辉煌。那热烈的氛围，把空气也渲染得浓烈烈，香香甜甜的。

不落沟的砖厂抖掉了冬天生铁般的寂寞，人影晃动，背铁锹，擦镢头，放土，洒水，清理现场，推土机，制砖机，伸伸懒腰，又开始一年的忙活。厂长黄家顺从屋里走了出来，见工人们都那么懒懒散散的，十分窝火，他喝斥道：“还不干活，泡啥蘑菇？”一个窑工应道：“家顺，嚷个啥，东山日头儿一大堆，早这么急，爷都当上了。”逗得一群人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，一个个附和道：“就是，性急吃不上热豆腐。”黄家顺便红头涨脸地走了，唉，真是个难！

按住葫芦浮起瓢。刚开始，七事八事一古脑儿全都压在自己身上，又得忙里，又得忙外，忙个团团转，可就忙不到点子上。工人们都是本乡本土的，说轻了不济事，说重了，眼一翻，跟你来个顶门杠，让人干瞪眼儿没办法。前两年，砖厂经济效益不景气，连年亏损，弄得群众对他很有意见。支书把难听话摔到他脸上：今年再不扭亏为盈，趁早卷铺盖走人，别占住茅房不拉屎。黄家顺抓耳挠腮想了想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看来还得找个助手不成。用谁好呢？他想起了林玉宝，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，他是最合适不过了。不过，村里对他的态度不知咋样？再说，还不知他